

青島國際問題小叢書

建設世界和平的

舊金山會議

曹未風著

青島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 元

(以華國幣換算)

世界和平建設

的和平世界建設

舊金山會議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者

曹 未 風

發 行 人

彭 德 昌

印 刷 者

新快報印刷廠

發 行 所

青 島 出 版 所

重慶東正街二十七號前三樓

成都走馬街十三號

目錄

一 和平是我們的.....	一
二 過去人類對於和平的貢獻.....	七
三 國際聯盟.....	一四
四 從大西洋憲章說起.....	二一
五 克裡米亞會議前後.....	二六
六 舊金山.....	三二
七 舊金山會議與世界安全機構.....	三七
八 德蘇德日問題.....	四二
九 結論.....	五〇
附錄 聖巴教會議商定的國際組織建議案.....	五二

一 和平是我們的

在這地球的表面上大約共有二十一萬萬人口，在今天至少有五分之四都受到戰爭的影響，沒有問題的，這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同時，恐怕也是最殘酷的，即以我們中國人而論，我們有誰不會多少的嘗到了戰爭的苦味？有些人的資產被戰爭號奪淨盡；有些人被害得親友四散，渺不可尋；更有些人喪死在戰爭的血海裏，或者成爲終身的殘廢。更壞的，是戰爭把一個人的心理也變了形：過去的美滿安定的生活成爲永不可追的幻影，過去的遭歷，變成恨與悔的泉源；而未來又是那樣的不定，一切無從指望，一切無從計劃。現在我們所身受的也正是戰爭的重枷；一個人不成爲人，人的意識與尊嚴，總是在戰爭的苦難裏不得不貶低下去，人本是這世界的主子，而現在，人變成了戰爭中的奴隸。

固然，自從有史以來，人類不曾停止過戰爭；可是自從有史以來，人類也不會停止過乞求和平。在每一次戰爭結束後，也許主持戰爭的領袖們，尤其是戰敗的一方面，還會計劃下一次的戰爭；可是實際做戰的人民，却沒有不希望和平可以持久的，以使他

們能重返家園，與家人歡聚，安樂生活。這種情形在近幾世紀來，隨着物質文明的進步，一般人民在智識上的覺醒，尤爲顯著。

雖如此，較長久的和平竟迄不可得。到二十世紀以後，情形更形變壞。時及五十年，主要的大戰爭已經有過兩次，第三次到現在還未結束。最壞的是，當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結束時，世界各國的領袖們曾費盡心思爲世界人類計劃了一個永久和平的方案，而且還設立了一個制止未來戰爭的國際聯盟。當時的世界人類的確以爲經過這次周詳計劃之後，世界和平總可以持續得較爲長久些。誰知事實的演變却正好相反，第二次大戰的爆發距一九一八年還不到二十年，其結果，人們便發生了根本上的疑問。是不是戰爭終久無法避免？是不是這世界上永遠不會有真正的和平？倘若結果是肯定的，那麼人類真是最悲慘的動物；一切文化與智慧的努力全是徒勞，終將被毀於無情戰爭。倘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人類終當有一種方法共同制止戰爭的再發，令和平永久居留地球的表面，使人們可以安居向上，不再畏懼戰爭毀滅的威脅。

從人類本性的種種跡象上觀察，人們都愛好和平而憎厭戰爭。以這個假定爲根據，我相信，倘若人們知道了自己的愛憎，而切實的朝這個方向努力的話，真正的永久的和平，終將來到這人類聚居的世界。到那時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合理的生活環境，人與人的關係全是友善而愉快，整個的世界變成一個快樂的家庭。

誠然在人性中愛好和平的反面，也有一種讚美歌頌野蠻與強力的趨向，如尼采之流，他認為惟有戰爭才能發揮人的至高的美；或如德國的軍事天才克勞塞維茲，他說戰爭乃是和平的下半截。這種說法，我們不否認，曾經受有許多人的膜拜，但是尼采終竟是個瘋子，克勞塞維茲也是軍事天才而不是和平的天使。此外他們還都是日耳曼人，正是今日全世界聯合起來痛懲的兩個好戰民族之一。

在最近我看到一本書，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出版的，一位美國大學校長的著作。在這本書裏他自承是類從根本上解決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根據他的思想結果，他說戰爭與和平祇是一件東西的兩個面。主宰戰爭與和平的因素共有五個：理智、文化、感情、經濟活動、強力。這五個因素控制着世界政治與國際關係。倘若在某一個時期，理智與文化佔了上風，那時更是和平；倘若強力與經濟活動佔了上風，那時便會爆發戰爭，而從和平都渡到戰爭的時期，便是所謂危機。這種說法在作者方面他自做是能心平氣和的去考慮和戰的根本大法，不過在我却認為是一樣的危險。他這個結論同克勞塞維茲並無分別——戰爭祇是和平的下半截。好像沒有戰爭，和平就不完整似的。我們對於戰爭與和平這個問題，有不容我們心平氣和的理由，對於別的問題，我們也許可以凌空觀察，做客觀上的論斷；但對這件事却不容我們如此做。因為它直接關係於我們的痛苦與快樂；世界上整個人類安危都被繫在這一桿天秤上。倘若那位美國

大學校長不在美國，而在中國，或是波蘭、希臘、他恐怕就不會如此想法了。

我們應該下決心，剝奪自己的愛惜。爲了得到我們所愛的，我們要努力設法去將它取得；爲了消滅我們所憎的，所怕的，我們也要努力將它摧毀，或者變質。這種事說起來，似乎很簡單，而實際却需要許多力氣與周密的思想。此外還需要時間的協助。

事實上這幾年來在這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正屬於這一類。一九三七年的中國抗戰；一九三九年的歐洲戰爭；一九四一年的太平洋戰事，都屬於努力消滅我們所憎所怕的事。

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宣言，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頓巴敦橡樹會議，以及現在舉行的舊金山會議都屬於努力爭取我們所愛的這一類。我們要珍惜這些會議的成就，因爲他們也許就是發展爲未來世界和平的幼苗。在我們自身的記憶裏，我們會親眼看見這樣一株幼苗活活的枯死，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國際的先天不足，成立之初便遭受促進它的最主要的國家，美國的遺棄；其後又連遭風雨的吹打，終於於英法諸國的綏靖政策之下。雖如此，那一次的經驗却是可以寶貴的，這一次羅斯福總統自始便以勿陷國聯覆轍警告一切關心與主持世界和平的人士。舊金山會議正是產生這一次大戰後的一個發展。爲了我們自身的安全與幸福，我們要想法令舊金山會議制定一種可以確保

和平的機構與方案。這不祇是外交家，政治家與大人物的事，這也是我們一般人的事，因為戰爭的痛苦唯有我們感覺得最親切；我們既不希望侵犯別人，也希望別人不要侵犯我們。和平的真意也就有我們最瞭解。

幾十年的歷史昭告我們一件痛苦的事實。真正的全面和平不祇需要我們去設法求得，而且還需要全世界的各國家民族，不分大小，不分強弱，不分勝敗的全力求得。國聯的失敗一方面是由於美國未曾加入，而蘇俄與德國一直到最後才能參加；另一方面是由於大小國家的分別太大，強的大的可以左右一切，而弱的小的則惟有聽人宰割。世界的和平惟有在公平的原則下才能永保，沒有這個，縱然計劃周詳，在實施時仍是免不了壞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於一九三七年，雖然歐美的作家們迄今還喜歡說它是起於一九三兩年的德波戰事。在戰爭初期的匆忙稍見定型之後，盟國的領袖們便開始計劃戰後的相聚。一九四一年八月的大西洋憲章是第一炮；緊接着便是次年一月一日的聯合國宣言。這兩次聲明雖然多少還有些精神作戰的作用，可是已經爲了戰後和平的輪廓繪出了事於。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對於未來的世界和平更多一層保障。經過這兩次會議所奠下的基礎，中美蘇英四國代表團隨於一九四四年八月集會影於美國的頓巴敦橡樹，制定了一個共包含十二章的國際組織建議草案。這時世界上東

西兩半球的戰事已經大為明朗，盟國的勝利已經確保。到今年二月美蘇英三大領袖又相聚於克裡米亞半島上的雅爾達，在八天的會議中他們決定了結束對德作戰所需要的軍事合作方式，同時更要緊的是在四月廿五召集一個國際會議，由中美蘇英共同出面邀請各聯合國國家參加，地點在舊金山。在這個會議裏，各大領袖希望，我們更是希望，人們於飽嚐戰爭的痛苦之後，可以用自由交換意見的方式，建立一個可以確保永遠和平的機構。

國聯失敗的教訓尚不遠，戰爭的荼毒也嶄新擺在面前，假使這世界上的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真能開誠的合作，那麼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和平便可以真的降臨這人類的身上。因為戰爭與和平全是與我們有切身關係的事，我們便該注意這舊金山會議的一切開始。

二 過去人類對於平和的貢獻

在這一章裏我想將過去的人類對於世界和平的貢獻，做一簡單的記述。不過先聲明一點，這裏所摘述的是以歐美的和平奮鬥史爲限。理由很簡單。因爲今日世界所遭到的禍端，其遠近因素都還是來源於西方國家社會裏的種種變化，而賴巴致橡樹所決定的建議案，也還是脫胎於歐美人士在過去兩千年裏的種種和平觀念。所以把他們過去對於和平奮鬥的經過，做一摘要的追述，一定更可以增加我們對於舊金山會議的瞭解。

我先講希臘在紀元前四七七年所實行的「一個聯邦制度」。當時這個聯邦的目的是「防止各邦間的爭持與海盜的入侵」，這個同我們今日的世界有很大的相似處。聯邦的最高執行機構是會員大會，每一個會員有一個投票權。大會有仲裁權，收費權同決定軍事制裁權。實際上它還曾制裁過兩個不守規約的邦國。可是結果雅典邦的權柄越來越大，別的會員邦全被它控制。

稍後一點的是神聖羅馬帝國，在這個帝國籠罩下的歐洲差不多有一千年，從九世紀

到十九世紀的開端，不過在這二千年中歐洲的和平局面却沒有維持過許多年月，在它鼎盛時代，這個帝國曾經包括德、奧、意、法、丹、波、波希米亞，莫拉維亞及匈牙利諸王國，幾乎包括了西歐的全部。（希特勒在全盛時代曾自以爲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再生者。）帝國中的最高權威是教皇——上帝的代表，其次是各民族的皇帝，由日耳曼民族的有力王子及主教所公推。選舉人的數目是七到九人，在最初，各皇帝可以用他們的武力來維持秩序，可是不久這種帝國便發生了問題。教皇祇是名義上的首腦，沒有實權，祇能用上帝來恫嚇，而皇帝的權力日大，便與教皇發生了衝突；皇帝與主教也時常爭權，各族的王子——選舉人——又同皇帝爭權，結果到一六四八年西伐利亞條約以後，神聖羅馬帝國的名義雖在，而戰爭頻仍，實際上等於已經分裂，同我們的東周宋年差不多，等特破崙崛興了，神聖羅馬帝國便壽歸正寢。

拿破崙失敗以後，西歐列強又企圖建立一個合作路線，但是這次祇是採用了國際條約的方式。一八一五年六月奧、法、英、荷、普、俄、瑞典諸國的代表會議於維也納，決議將西歐的地圖重新畫訂，並規定開放歐洲河流及各港的貿易；在九月俄、奧、普三國又訂了一個神聖同盟，「各該國領袖自誓以公平，基督教的慈悲，及和平諸原則來處理這理關係。」但是英國不肯參加；到一八一八年九月俄、奧、普、英、法才能夠窺見一致，共組了一個歐洲同盟，其目的是「維持歐洲和平及各國合法政府之存在。」

可是這次同盟祇繼續了兩年光景，便因為西葡意等國發生革命而拆夥，俄奧主張武力干涉，而英國不肯。

十九世紀在歐洲是變動最大的一百年，今日世界的局面泰半是那時候造成的。西歐各強拚命向海外發展，他們國內的工商業也呈顯着突飛猛進的現象，但還在歐洲本身却並不太平。民族革命運動，差不多把各國政治制度都變了質，而美國在西半球的興起，更是十九世紀的一件大事。

這樣一直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戰爆發，才將西歐的種種糾紛做了一次總結算。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乃是西歐各年領袖所組織過的幾個國際和平機構，此外自然還有許多，可是無例外的，完全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太多：講起來太瑣細，這裏沒法專說。但是我們看出一個總毛病來，便是一切失敗全由於各參加國家把自身的利益放棄在集體的利益之上。國聯的失敗也是如此，這個教訓，不知這次舊金山會議能夠接受否？

暫時拋開領袖們的事不談，在歐洲社會裏有許多肯思想而希望和平的個人在一千零來也曾提供過許多關於組織永久和平的意見。這些人有一部份是在社會裏地位很低的，雖如此，他們也對於他們所身受的戰爭的苦痛，與消滅它們的方法寫下了他們的感想，並提供了具體可行的方案，這一部我認為是更可寶貴，因為他們是一般人的意見，代表

着絕大多數的老百姓無中間階級。

廿世紀應當是人的世紀；民主制度從根本上說來也是建立在個人的幸福上的制度，我們所以反抗軍閥，納粹，及法西斯，並且要消滅它們的原因，我想是因為它們輕視個人，任意將人民的生命消滅在無情的機構裏。政府應該是人民的代表，而不應該是人民的主人。倘使能時時想到這個，那麼在這世界上便有許多糾紛可以順利解決，而人民所受的痛苦也可以減輕許多。

在一三〇六年有一個法國人杜布阿主張要有一個強大的國王用武力統一所有的相信基督教的國家，然後組織一理理事會，各國家都可以派代表參加，由教皇來担任主席，而由法國來担负維持秩序的責任。別的國家也可以派兵參加這個警衛的武力；倘若中間，發生了爭持，應該先提交給一個仲裁委員會，若是不能解決時再提交給教皇；教皇的解決再不肯接受，便由教皇將違抗的領袖遣去教會，——當時比死刑處重的懲罰。同時各理事會員國家有武力維持和平的義務。

一三一〇年意大利詩人但丁的辦法更簡單，在他論國王那一篇文章裏，他主張恢復古代羅馬帝國，要各國接受上帝的意旨，保護人類文化，建立世界和平。

一六二五年荷蘭的法學家克羅提氏發表了他的名著：戰爭與和平年典，為後世的國際公法奠定了基礎。他是純從法律的觀點看的，他說既然人民在社會裏要受法律的

拘束，為什麼國家就不可以受法律的拘束？人民，社會與國家同樣是組織這個世界的重要份子，他們的一切活動應該有互訂的契約來控制，他們的信條應該呈正義，公平，責任感，及信誠。

同時他還認為各基督教國家的領袖們應當時常會議來解決糾紛。

一七八八年瑞士人曼尼所提的辦法更為詳盡。他的主張都包括在「曼尼」，書名是建立永久和平新論。他認由法國發動邀請一切基督教國家來參加一個永久存在的國際組織，互相保證各國的財產，領土，主權及利益，一切爭端都要提交理事會或永國代表會去解決。在這個會裏每一個國家派一位全權代表。歐洲以外的基督教國家也可以參加。

倘若兩個國家發生了爭持，那麼每日可以向其它會員國裏申請兩個仲裁員，其中有一國必需選出對方所提名的國家，以保持這個仲裁委員會的中立性。倘若仲裁員結果為一方所不能接受，那時這個案子便要提交給理事會，由全體大會來表決。倘若表決之後還不肯接受的話，所有其它的會員國便得合力來強制執行，由青命的一方來賠償一切的損失。

各會員國都應派遣適當數目的軍隊交由這個機構去指揮。不派軍隊的不應受保護的權利。派軍隊可以改付現金，不過那樣却不能參加理事會。

在大會裏每一國家有一個投票權，聯邦政府也祇算是二個單位。大會主席任期一

，繼人由上任指定。在第一次大戰舉行時要決定過去的國際條約是否依然有效，各國提任交軍隊的數字；海洋上的航行自由；以及鄂圖們帝國是否可獲通知種種問題。

一七九五年德國大哲學家康德也曾討論到永久和平這一件事。他的意見，從我們今日的眼光看，的確是比當時的其它主張要高明許多。他主張廢棄祕密條約及一切條約中的祕密條款，他說領土當然不能強奪，同時也不能購買，交換，贈予或當做遺產似的分配，因為國家的領土是人類社會建立的面積，不是一種產業。常備軍要逐漸減少；不許干涉別國內政，除非某國的內亂蔓延成了內戰，有成為影響別國安全的傾向。國際債權祇能用來發展工商業，不能用充軍備。

這個國際組織的形式當如一共和國，司法，立法，行政三權完全獨立。執行的機構是由各國代表或大使所共同組織的國家會議，各國如不滿意這個機構的政策可以自由退出。同時在成立之先應該有公約，而不要有條約。康德的基本理論是世界公民與普遍的友善來維持一切的活動。

在一八〇二年有一位擁有英美法三國國籍的人物名叫湯瑪斯潘。他提出了一個很新奇的辦法。他主張在每一次戰爭發生時把一切的中立國家組織起來，一方面防止各中立國的權益被侵，（他提議各中立國的船隻都掛一面彩虹色的旗。）同時也可以用封鎖，絕交種種方式迅速制止戰事的蔓延。事實上他會將他的意見抄寫了許多份，分送各國。

駐在巴黎的各國使節，據他說，當時很會發生了一些做用。他還送了一份給當時的法國總統傑斐遜，傑氏不但將它出牌而且還寫給他一封信說：「你的主張恰好與我們的政策相符，我希望它能在這裏得到多數人的贊助。我們不祇決定儘量減少戰爭的災禍，更進一步還希望能遠離歐洲政治陰謀的範圍，！」

在一八二六年有一位無名氏也提過一個新奇的計劃，他主張將全世界分成三區，三區的首都在羅馬，墨西哥京城，同南京，共同壽命於羅馬教皇。

類似以上的世界和平計劃，幾世紀來何止千數。一九二三年美國曾有過一次和平方案的懸賞競賽，獎金十萬美金，其結果一共收到了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五個方案。在這許多方案中有些自然是幼稚可笑；但有些也是以反映一般人民對於世界和平的意見。

自然，世界人類對於永久和平的最大供獻是一九一九年的國聯盟約，以及國聯機構的本身。在以前誠然還有海牙會議（一八九九年同一九〇一年）同國際仲裁法庭，但是集以前建立和平努力之大成的還是國聯。現在我就在下一章裏把國聯的成立經過做檢討一下。

三 國際聯盟

我們到今天來重論國聯，已經可以有蓋棺論定之感。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我會旅行到日內瓦，那時正在捷克已經全部淪亡，歐戰的陰雲已經佈滿了天空的時候。日內瓦的湖水同阿爾卑斯山上的天空一樣蔚藍，湖面上的天鵝也同平常一樣悠然的在游動，可是在這種時候到日內瓦來遊玩的，尤其是來參觀國聯的人們，却在心裏充滿着異樣的感覺。

國際聯盟是巴黎和會的產物，而巴黎和會却是血戰四年犧牲了幾千萬人的結果，在國聯裏工作的職員，包括全世界各國的人民，任期一律是六十年，這天領導我們參觀包指導人是一個捷克人，可是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我們這一小組參觀人裏大概至少也的括四五個不同的國籍，從服裝上斷定，除了我這中國人不算外，還有兩個希臘人，一個埃及人，同幾個美國人或英國人。他導領着我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他說每一個房間都代表着一個國家，其中的全部陳設，包括傢俱，地毯之類都由這個國家捐贈，甚至牆漆的顏色，壁畫之類也都由這個國家的藝術家設計。我曾注意中國所捐贈的